

明清民间宗教中的观音信仰*

刘平 隋爱国◎

内容提要: 在佛教、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等三种观音信仰中,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研究最为薄弱。为此,本文以民间宗教经卷文献为依据,辩证分析观音信仰与无生老母信仰之间的复杂因缘,对民间宗教中的观音信仰做出梳理与论证。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对于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产生以及观音信仰与无生老母信仰的互动有着积极影响。元代以降,民间宗教信仰之最高神灵,经历过弥勒、弥陀与无生老母的演变,但其发展并非单线条的,而是多元的、互动的,观音—无生老母信仰是其中的一条发展路径。

关键词: 民间宗教 佛教 民间信仰 观音信仰 无生老母

作者简介: 刘平,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隋爱国,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文艺学院副教授。

自佛教传入东土开始,观音信仰就逐渐扎地生根,影响广泛。隋唐以降,民间就有“家家弥陀,户户观音”之说。随着观音由佛教寺庙走向社会,观音信仰也日渐分歧,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观音信仰,分属佛教、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这些观音信仰的表现形态、内在特质与功用各不相同,以至于其形象也各异其趣,呈现出不同的质地与风姿。在三种观音信仰的研究中,佛教与民间信仰的研究较为多见。研究者如李利安、温金玉等对印度观音信仰、中国佛教之观音信仰缘起、观音中国化进程及其中国特质的研究,荆莉、释普正与刘辉等对民间观音信仰的研究,周秋良等人对观音戏的研究,海外学者于君方对观音中国化的研究、杜德桥(Glen Dudbridge)对妙善传说的考察等,为我们解决了正统佛教与民间信仰之观音信仰研究中的很多难题。比如,中印佛教之观音信仰的异同、观音性别女身化的前因后果、伪经传写对观音信仰中国化所起的推动作用等。

反观观音信仰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的存在形态,除于君方《秘密宗教中的观音信仰》^①有专门介绍、大陆李利安《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②偶有涉及外,几乎空白。在明清民间宗教经卷中有着丰富的观音信仰留存,从中可见,民间宗教对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既有沿用与借鉴,也有改造与重塑,形成了新的宗教信仰形态。对于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间宗教与佛教、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也有助于深化对明清宗教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的认识。我们将依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③,梳理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脉络,探讨佛教与民间信仰之观音信仰对无生老母信仰的影响,探讨民间宗教信仰生成的另一种路径。

* 本文系提交“中华民间宗教文化论坛”(2013年9月,南京大学)的论文。会议评论人及有关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适当采纳、修订,特此致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间宗教与社会转型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09JJD730003。

① 参见[美]于君方:《秘密宗教中的观音信仰》,http://www.gaya.org.tw/magazine/v1/2005/65/65hk1.html。

② 参见李利安:《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张希舜等主编:《宝卷初集》40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由于某些外力因素的影响,该资料之发行受到限制);车锡伦编:《中国宝卷总目》,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初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修订本;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以下简称《初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以下简称《续编》);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20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宝卷》),以及早稻田大学泽田瑞穗等在网上公布的相关宝卷文献等,为笔者提供了相关文献线索与资料支撑。

一、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

观音信仰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文化的产物,而是源于印度大乘佛教观音信仰的移植与转化。观音信仰据说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双马童神信仰,然后被改造为佛教的救难观音信仰;随着中土净土宗的兴起而又被改造为净土观音信仰;在般若智慧大潮兴起而席卷一切佛教事项的条件下,最终归化为般若观音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将三者有效融合为学理深厚、富有层次、严谨细致的观音信仰体系。中国的观音信仰自魏晋由竺法护开其端,鸠摩罗什、玄奘、伽梵达摩等续其后,在中国社会与宗教文化作用下生根散叶,开花结果,孕育出宗教属性不同、特征相异的多种观音信仰。一为佛教的观音信仰,包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个系统(本文仅涉及汉传佛教);二为随着佛教观音信仰发展而为民间社会及其宗教文化所形塑的民间观音信仰。

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中国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初步形成。首先,是《法华经》的多次翻译与《普门品》的流行,救难观音信仰盛行于世。竺法护于西晋太康七年(286年)将《法华经》译为《正法华经》,鸠摩罗什则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年)重译为《妙法莲华经》,二经中的《普门品》都曾单篇流行,为僧众所崇信,救难观音信仰形成,并在战乱频仍的社会条件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广泛盛行于南北各地。此时的救难观音信仰,以光世音、观世音为名号,以住世婆娑的慈悲誓愿、智慧威神、神通应现为基本品格,以现世拯救为目的,以神力灵感为标准,以称名、归心、诵经、造像、礼拜、供养等为手段。虽以大悲法统摄一切法门,间有般若智慧的因子,但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大弥陀经》等净土观音信仰经典译入,昙鸾大弘净土思想,并将净土观音信仰纳入整个救世观音信仰中来,为净土信仰在中国的扎根与流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等般若观音信仰经典,以及《观音授记经》、《华严经》中《入法界品》等融合上述几种观音信仰之经典的翻译,为上述观音信仰的融通与和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佛教观音信仰初步达成基本的信仰体系与理论框架,那就是以般若观音信仰为本源与归宿,以救难观音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净土观音为补充。

隋唐时期,印度佛典的大量输入与佛教中国化二轮互动,中国佛教进入黄金时期,观音信仰也进入四面开花、体系完备的成熟时期。首先,在救难观音信仰依然盛行的同时,以往生西方为目标、以宣念佛号为路径的净土观音信仰,由道绰、善导等推动,获得大量信众,成为极为盛行的另一潮流。其次,值得关注的还有密教观音信仰。伽梵达摩等所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密教观音信仰经典被大量翻译进来,在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推动下,以大悲观音为号召的密教观音信仰广为流行。在密教观音信仰中,观音为无量寿佛的本愿示现,与佛等一;观音种类繁多,除圣观音外,主要还有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修持以持咒为特色,神力所及更为广远。再次,般若观音信仰也不容忽视。随着佛性学理的探讨日益深入,玄奘所译《心经》问世后,般若观音信仰开始形成并得以盛行。般若观音信仰,以“观自在”为名号,以终极解脱为目标,以性空假有为学理,以般若观照为途径。般若观音信仰在佛教界获得广泛的关注与接受,并渗透到其他观音信仰中,成为其他观音信仰的学理支撑。最后,因观音信仰中国化进程加快,观音信仰的各种本土论述大量涌现,观音形象开始女身化。

宋元及其以后,观音信仰进入普及期与异变期。在宗教世俗化、三教融合的语境下,佛教观音信仰随着净土信仰的一枝独秀,诸宗归净,禅净合一,在教内教外、官民百姓中获得更为深入全面的渗透与普及,以至于形成“家家弥陀、户户观音”的局面,中国化也得以深入与完成。一方面,佛教中的观音信仰以净土观音信仰为主,并融合其他观音信仰,观音形象全面女性化。以妙善为代表的本土化、地域化观音形象及其信仰开始形成。《普门品》中的三十三化身,全部转化为中国版的女性形象,

特别是白衣观音、杨柳观音、鱼篮观音等在民间广为流行。道场也由南印度转移到东海边的普陀山。另一方面,随着佛教观音信仰在民间的普及,民间社会及其宗教文化也在重塑新的观音信仰,即与佛教异趣的民间观音信仰。

民间观音信仰可分为两个体系,其一为民间信仰之观音信仰。救难观音信仰进入中土伊始,没有民间信仰的支撑,不可能获得传播与流行。民间信仰为佛教观音信仰提供宗教接受的心理与信仰基础,救难观音信仰正是在民间信仰基础上流行广被的,至宋元以后,民间对观音的信仰日渐脱离佛教规约。民间的三十三化身之观音信仰,很多都与现实功利相关,如求子、求财等,从而带有浓郁的民间信仰色彩。其二为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明代中后期,以“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为旗帜的民间宗教系统日渐发达,成为佛道异端,并将佛教与民间信仰之观音信仰改塑为独立的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

二、观音信仰与“无生老母”的创生与发展

如何看待观音信仰与明清民间宗教最高神灵无生老母的关系,如何看待观音信仰对无生老母信仰创生与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生成,是本文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一方面,在无生老母信仰的创生与发展中,观音信仰的滋养与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无生老母信仰的萌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改造了观音形象,促成了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形成。下面我们先行探讨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在无生老母信仰创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无生老母信仰创生的研究,主要包括创生的时间、源头、创生过程与促成因素等的研究。关于无生老母信仰的创生时间与源头,黄育榘认为始于明代晚期^①,李世瑜则指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32“妖人物”条所载,成化年间朝廷收缴山西崞县王良及忻州封越起义所用《玄娘圣母经》中的“‘玄娘圣母’即‘无生老母’”。^②而学界一般认为源于无为教教祖罗清的“五部六册”。

关于无生老母信仰创生过程的研究,学界的观点几无差别。马西沙、秦宝琦、濮文起等都认为,由无为教初祖罗清始其端,在四祖孙真空所撰《真空扫心宝卷》中得以明确,在七祖明空《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中定型,而在天真圆顿教《龙华宝经》中得到系统深入的阐发。^③

关于促成与催化无生老母信仰的创生,学界也从多个层面进行了研究,说法不一。秦宝琦与喻松青侧重于“五部六册”之“无生父母”观念对于无生老母信仰的催生作用。^④马西沙则专注于由儒、释、道三教创世说融合而生的“无极圣祖”,认为“罗祖的继承人所尊奉的‘无生老母’,显然就是从无极圣祖→无极圣母,再参酌佛教的无生观念,以及在五部经中五次出现过的无生父母,自然而然地推演变化而来的”。^⑤郑志明则对无生父母以及无极圣祖的虚空本性与“母”的神秘创生作用给予深入分析,高度肯定其天人合一的人性论观点。^⑥孔庆茂则别出心裁,绕开罗祖,从动荡的时代氛围与女神崇拜着眼,指出:“民间宗教都是三教合一的,人们从这一佛一道两个对中国下层百姓影响最大的女神身上各抽取一部分特点,如观音的慈悲心肠,临凡救难,王母的长寿和灵异的神功,再加上女娲(造人、补天)、骊山老母(民间老婆婆的某些特点)……而塑造出了一个非佛非道、亦佛亦道的三教

① 参见(清)黄育榘:《破邪详辨》卷4。

② 李世瑜:《〈宝卷辑本〉导论》,陈平原主编:《中国俗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③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元明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参见连立昌、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元明教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⑤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⑥ 郑志明:《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114页。

合一的‘无生老母’来。”^①与之相似，欧大年也认为，无生老母信仰的创生得益于其他神祇的营养与助益，特别是西王母。^②

关于无生老母信与其他女神信仰的渊源关系，马西沙对“无极老祖”及其思想意涵的分析，郑志明对无生老母人性论的阐发，秦宝琦与喻松青对“无生父母”的探究，欧大年对西王母因素的重视，都有积极意义，因为在无生老母信仰的创生链条中，“无生父母”、“无极圣祖”、“西王母”都是不可或缺的。至于《涌幢小品》中的“玄娘圣母”，则没有切实的实证材料，只能作为一个模糊的附会。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除了马西沙提及的佛教“无生观念”与孔庆茂所提及的观音慈悲心肠外，对佛教与民间信仰中观音信仰在无生老母信仰的创生中所起的作用缺少探讨。实际上，观音信仰在无生老母信仰创生中的影响重大，有必要给予新的论析与合理评价。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对无生老母信仰的营养与助益做出论证。

（一）名号与形象

在无生老母信仰创生与定型过程中，无生老母信仰的内涵与特点曾经在无为教、西大乘教等之观音名号与形象中得以彰显。

在罗祖“五部六册”中，神祇主尊的名号模糊不定，除去众所周知的“无极圣祖”、“无生父母”、“弥陀佛”外，也借用了佛教中观音菩萨的别名“古观音”、“大悲菩萨”等，且其所指与内涵是同一的。罗祖似乎并不怎么在意神祇名称的专一化，而更为注重名称背后所隐含的内涵。《泰山深根结果宝卷》言：“一切菩萨名号，一切名号，一切万物名号，都是本来面目变化名字，都是一字流出。本来面目，为做母，为做祖。”^③建教、入教、传教无非是了脱生死，关键在于勘破红尘幻象，了悟自身之“本来面目”。至于“本来面目”称作什么，不仅无关紧要，而且一旦执着色相名目，就入了迷途邪宗。然而，无指无以见月，无言无以见义，罗祖又不得不强为之名。为使信众不为某一名目所束缚，又不得不多设名目，广为言说。《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云：“母即是祖，祖即是母……本来面目，为做母，为做祖……有一个古观音，那个知闻？”^④可见，“古观音”与“无极圣祖”、“无生父母”所象征的内涵并无不同。又，《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言：“香山宝卷作证，良缘大众发虔心，高举大悲菩萨名，念一声来应一声，本性弥陀休外寻。”^⑤在此，神祇名号为“大悲菩萨”，乃是所对应的“本性弥陀”即“本来面目”，“大悲菩萨”也可以视为最高神祇，此处的“大悲”自然而然构成了最高神祇的心性特征。故而，“无生老母”乃源于“古观音”、“大悲菩萨”。不过，大家对“古观音”、“大悲菩萨”的关注度不高，只有西大乘教继承了这一点而创造出与观音混生的无生老母。后来，这种痕迹与影响逐渐淡化，无人予以关注。

（二）“无生”思想与慈悲品格

首先是观音信仰的无生思想。从无为教创教阶段开始，观音信仰的“无生”思想既已成为最高神祇“无极圣祖”等的思想内核，到后来的“无生老母”，一成不变。在创教阶段，罗祖以《心经》为依据，阐发“本来面目”之“无生”内涵，使其成为“无生老母”信仰的内在构成要素。“无生”思想是佛教观音信仰的应有之意，经过罗清的改造，成为“无极圣祖”等所象征的“本来面目”的思想质素。《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便以“心经作证，不死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本来无有父母所

① 孔庆茂：《民间宗教的创世女神——无生老母》，《文史知识》，2008年第3期，第95页。

② 参见[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③ 《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字流出万物的母品第四，载《初编》第1册，第355-356页。

④ 《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字流出万物的母品第四，载《初编》第1册，第355-356页。

⑤ 《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先天大道本性就是品第十二，载《初编》第1册，第315页。

生；不灭，无量劫来，永劫不死”^①等，以及“‘本来面目不生灭长生不死，又不生又不灭耀古腾今’、‘亮堂堂无一物通天彻地，无量劫不生灭自在天真’……说明本来面目是不死不灭自在天真的本体”。^②无极圣祖与无生老母的无生内涵，在此后无为教等教派中的无生老母身上都得到明确与彰显。

其次是观音信仰的慈悲品格。从无生老母与人类之间的情感关系来说，其悲深愿重的态度隐含着浓重的观音信仰的痕迹。观音信仰的慈悲品格经过转换，已然成为无生老母最为重要的精神品格。

在中国的女神形象中，与无生老母神格相似、具备慈悲情怀的应属女娲，造人补天，居功至伟，然而在民间宗教中很少看到她的影子。被西大乘教拉进无生老母神系的西王母，在民间印象中，除喜欢与天帝打交道外，也许就是坏人婚姻。反之，观音菩萨虽是男身演化，因其大慈大悲、寻声救苦、灵感异常，却为大众所崇信。据此，在宋元以来“户户观音”的宗教氛围中，虚无缥缈的“大悲无生”似应从观音信仰汲取相当程度的慈悲品格。而且，中国本土女神受观音慈悲精神的熏陶，是有先例可循的，例如妈祖。况且，在民间宗教经卷中，确实可以看到观音慈悲心性对无生老母的渗透与影响。《护国威灵仙西王母宝卷》卷末云：“夫闻西王母原是无生菩萨化身，常有慈悯之心，多与众生方便。”^③并刻画其“慈悯”云：“十八狱，众鬼魂……都来要命；见仇人，心中恼，唱骂连声……西王母，一见了，心中不忍；受罪人，肯跟我，念佛千声；十声佛，未念了，莲花化生。”^④在此，作为无生菩萨（无生老母化身）的西王母叙述中，与大地男女的缘法、念佛化生的点拨，特别是慈深悲重的情怀，无不受到佛教观音信仰的影响。

（三）修持法门与仪轨

在“无生老母”信仰的明确阶段，无为教四祖孙真空所传《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中母思儿女、念佛归家的观点与表述似乎源于佛教的相关经典。该宝卷多用“无生父母”、“古佛”，偶而也用“无生母”，讲述了一个人格化、母性化的“无生”化贫婆度化真空的故事，观音变身为信使，只此大事都写尽，稍书就是哑观音”，^⑤其创世与救世神话由此确定。“无生”对儿孙的思念无时不有，“把无生，望破眼，不见回程；老双亲，常烦恼，不得绝声”；^⑥“无生父，无生母，眼睛望断；忤逆男，忤逆女，不肯回心”。^⑦念佛归家的技术也得到强调：“只从古佛安下乾坤、立就世界，看东土并无一人住世，因此才将自己本家儿女发到下方，串壳住世……想当初，无生父母眼含着痛泪，两手摸顶，重重嘱咐，你到东土莫要贪尘恋世，迷了真性，不得还乡，儿女听说满眼落泪，普同烦恼，双膝跪下，苦苦哀告，问父母讨个皈家妙偈。父母曰：‘你们若是思想双亲，一心回家，只要你昼夜殷勤，少贪尘睡，举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就得道了，刹那就到家乡，目前就见父母，才得一处团圆’”；^⑧又云：“劝大众，早念佛，修行进步；无生母，龙华会，久等儿孙；一日有，十二时，时时盼望”。^⑨

虽说无生老母信仰的创世救世神话与佛教观音信仰无关，但是将佛或者观音视为母，母思儿女、念佛归家的观点与表述早已在相关佛教经典中存在。唐代大力推动净土观音信仰的释迦才在《净土论序》中说：“观音菩萨大慈悲，等视众生同一子，宝手接引如慈母，我愿往生头面礼。”^⑩《大佛顶首楞

① 《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本无婴儿见娘品第十六》，载《初编》第1册，第322页。

② 郑志明：《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③ 《护国威灵仙西王母宝卷》卷末，明刊本。

④ 《护国威灵仙西王母宝卷》解冤救生品第十四，明刊本。

⑤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载《宝卷》第1册，第643页。

⑥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载《宝卷》第1册，第606页。

⑦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载《宝卷》第1册，第629页。

⑧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载《宝卷》第1册，第573-574页。

⑨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载《宝卷》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605页。

⑩ （唐）释迦才：《净土论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83页。

严经》卷 5 则讲得更为细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①两相对照，从观点到表述，几乎一模一样。不仅如此，在明代中后期的民间观音信仰中也存在将观音视为慈母的看法。大同市城区西南蛤蟆湾观音堂前有一万历碑，上有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原山西提学副使陈所学所撰《云中城西十五里观音古刹碑记》云：“此阎浮提之界，四光天之下，一切含识窃而负血气，莫不知尊且亲者，其神明之奚啻人臣之于大君，其怙恃之奚啻赤子之于慈父母。”^②联系到佛教及其观音信仰在明代的普及，其中观点显然并非个别现象，而无为教又标榜自己是临济正宗，所以说其母亲思儿、举佛归家的观点源于佛教及其观音信仰，自然合理。

简言之，在无生老母信仰及其创生与发展中，确实有着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的影响，说明从明清新兴民间教派创生之日起，就开始与佛教与民间信仰之观音信仰结缘，关系密切而深厚。

三、观音：民间宗教信仰的一种发展路径

元代以降，民间宗教信仰之最高神灵，经历过弥勒、弥陀与无生老母的演变^③，但其发展并非是单线条的，而是多元的、互动的，观音—无生老母信仰是其中的一条发展路径。

民间宗教不仅借用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名号与形象来传递其宗教诉求，而且在依托“无生老母”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观音老母”、“白衣老母”、“黎山观音”等形象。如果说在无生老母信仰及其创生与发展中，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那么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当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落人民间宗教的土壤，为民间宗教所借鉴与改造，便有可能构建出与佛教及民间信仰相异的观音信仰。从民间宗教宝卷所记载的情形来看，确乎如此。佛教与民间信仰之观音信仰在民间宗教的统摄与渗透下，的确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成了新的宗教内涵，具备了民间宗教的属性与特征，形成了多彩而又独特的观音信仰。

在明清以无为教为代表的新兴教派大量兴起的时代语境中，从无生老母信仰创生之始，观音信仰就与民间宗教结缘，并在民间宗教的统摄与改造下，形成体现民间宗教属性与特征的观音老母化、慈悲母爱化、境界与修持三教融合化、神祇系统等级化等内涵的新的观音信仰。

这一类型观音信仰的产生动因与影响，可以作如下推演：佛教与民间的观音信仰是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产生与发展土壤，观音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深厚的基础。民间宗教之所以将观音拉进自己的神灵谱系并加以改造，一方面，从竞争角度来讲，可以借此冲击与侵蚀正统合法性宗教的势力范围，扩大自身的宗教影响，增强自身的宗教势力；另一方面，由于观音的加入与重塑，可以赢得信众或潜在信众的支持，增强教门对底层民众的亲合力，有利于开拓更为广阔的传教空间。就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的影响来说，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活跃与壮大有目共睹，不仅威胁到佛教与道教，而且成为世俗王权政治的心腹之患，杀之不尽，剿之不绝，爆发出相当大的生命力。作为民间宗教神祇系统的主要领导成员，观音信仰应该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唐）般刺蜜帝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 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 册，128 页。

② 高晓凤：《观音堂和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观音信仰》，《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第 35 页。

③ 关于元明清民间宗教之最高神灵的演变，也即“弥勒、弥陀与无生老母”这一线索的演变，我们另外撰有《弥勒信仰的消退与复归——元明清民间宗教核心神灵的演变》一文，同样提交该次会议。